

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选读丛书

张 天 翼

洋泾浜奇侠



86
I247.5
1840

张 天 翼

洋泾浜奇侠

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选读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

洋泾浜奇侠

张 天 翼

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阳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625 插页1 字数106,1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100册

书号：10141·1102 定价：0.88元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出版说明

文学的创作在于积淀；文学的鉴赏也在于积淀。长期的积淀，造成了我国新文学的传统，也锻炼了本民族的深层审美意识。

为着保存一批濒于散佚的新文学作品，便于广大文科学生及文学爱好者更好地熟悉中国现代文学，也为着作家们创作上的借鉴，本社编选了这套“中国现代中篇小说选读丛书”。

本丛书主要撷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经沉淀至今仍富生命力而又不为既往现代文学史所注意的作品。入选本丛书的作品，一般都具有上好的艺术魅力。

本丛书特聘陈瘦竹、叶子铭、邹恬、许志英诸同志审定。

一九八五年九月

题 记

大孩子先生们，这个小册子里的故事是给你们讲的。

我要说的是：“从前有个国王……”或者“从前有个妖怪……”你就得摇摇头不要听：嗨，别人这么大了，还听这些故事！

真的，你们已经长大了许多，什么阿拉定的灯呀，一个丘八大爷的洋火盒呀，听来真不起劲了。你们现在爱听的是冒险故事，剑侠故事。哈，尤其是剑侠的，“冒险”到底是洋货：外国人要找一块地方来发洋财，这才去干这一手的。至于剑侠呢——外国当然也有。可是他们只会硬碰硬比剑：顶多象达特安那样——一个人能够对付十来个，就算是顶刮刮的了。飞檐走壁他们办不到。一耸身就跳上万丈高山——他们也不会。要口吐飞剑，“白光一道，人头落地”，那——谈都不要谈起！

真的，中国剑侠的本领确实了不起。你们当然很知道的：你们看过许多画着剑侠的连环图画，看过《七侠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八侠》，《江南几大侠》等等。

于是你们看得着了迷。前几年竟有两个小孩子悄悄地离开家里，要到峨眉山去求道。

大人们也有看了剑侠小说着了迷的。不过他们没有丢了

妻子儿女要到什么地方去求道，因为大人们比小孩子到底老成些。他们只不过在脑子里瞎想想，在嘴巴里空谈谈就算了。剑侠这行生意原是很渺茫的，谁都不知道打哪里学起。

不要说学，就连看都看不到。我们所有的朋友熟人里面，没有一个是当剑侠的。谁也没看见过剑侠。不然的话，瞧着连环图上那些人物——一个个都打扮得象戏台上的武生一样，在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楼上飞来飞去，倒挺好玩的。

大家都听说峨眉山上有关剑仙。可是峨眉山住着的老百姓，以为剑仙们总该躲在紫金山，或者汤山，或者昆山。

可是有一些人在旁边暗自好笑。他们着实比剑仙重要得多，我们说了老半天——竟忘记提到他们。他们是剑侠们的妈妈，剑侠是打他们肚子里生出来的。他们闭着眼想了会儿（也许连想都不用想），就笑嘻嘻地生出个了不起的剑侠来。捧着到书摊子老板那里拿稿费。这当然是说的现在。至于那些前辈，那些讲剑侠故事的开山老祖，可没有稿费拿，只是写出来给他们自己这般人窝窝心就是了。

他们自己这般人——是小说里的所谓“员外”，或者是“员外”出身。他们生活里总遇得到一些别扭：有时候吃不成一碗安稳饭，有时候要吃点眼前亏——给揩了点油去。王法虽然有，可是也有皇帝管不周到的地方。于是他们幻想一个大本领的人出来帮他们，人类办不到的事——那个古怪人都办得到。他有着员外们的那样道德，知道礼数，知道员外们的身分。他们辅佐皇帝手下人——象包公、彭公之类，把江山弄得稳稳当当，消灭了那些歹人，让员外们舒舒服服过

活。

这还不算，那位有大本领的人并且十二分大方，一有事就飞了过来——替你帮忙，替你出力，不用花你半个蚌子。你即使甘愿送他——他也不要。这实在比张龙、赵虎那些官差好得多。

这些故事越讲就越有进步。要单是剑侠把歹人杀个落花流水，一辈子也没碰见过一个强硬点的对手，看来也有点单调。于是在歹人们里面捧出个“邪道”客剑来，跟“正道”斗法。起先是飞檐走壁。后来又进步到口吐飞剑。结果——当然一猜就知道，员外们的“正道”得了胜。即使胜不了，也可以去请教那些“正派”神仙的，因为神仙也是帮真命天子跟他们这些员外们的。

一些跟员外有同样想头的，或者受了员外教育的脚色，讲着这些故事，听着这些故事，都眉飞色舞的：大快人心，真是！

他们之中还有个把呢——做人就老实些，竟动手动脚要替自己跟自己这团人挣扎一下。他自己想当个剑侠。于是他……

我这小册子里要说的正是这么一个人。在这里——我想要交代我们那位英雄为什么要去学那个古怪行业，他怎样去学，学好了要干些什么事。

（有谁立志要当剑侠的——就请不要嫌弃罢：这本小册子里也许可以说贡献了一点儿“剑侠养成法”，看了这个，跟学写小说的人在《小说作法》那些书里得到的好处是一样

的。)

可是我这个故事没说得圆到：叫你看明白这许多意思。要不然——我干么要罗唆这么一大通来麻烦你们呢？

这就算是序。

作者

一九三六年四月

目 次

题记.....	(1)
一、到了上海.....	(1)
二、八字脚文化之子.....	(13)
三、女侠的飞泥丸子.....	(25)
四、收服厨子.....	(37)
五、拜见太极真人.....	(53)
六、太极真人的法力.....	(65)
七、救国捷径.....	(75)
八、恋爱不忘正道.....	(82)
九、疏财仗义的秘诀.....	(101)
十、奇侠与新道德.....	(114)
十一、失恋.....	(124)
十二、活神仙现原形.....	(130)
十三、十三妹.....	(141)
十四、飞剑杀敌.....	(151)

一、到了上海

睡着的城市。静静的夜。

突然——轰隆！

炮响！

炮弹划过黑色的空气，象吹哨子似地叫着。接着——哗啦！

××兵工厂里炸开了一个大窟窿。这是太阳牌的炮弹。

接着第二炮。步枪响。第三炮。第四炮。第五炮。

睡着的人跳了起来：

“怎么！……”

“又是什么实弹演习吧？”

“不象。”

“老是实弹演习！”

“听！”

有人在叫喊。屠杀已经开始。

“××鬼子呀！”

“咱们的兵干么的？”

可是××完了！

这消息马上传了开去。每个角落里都抽筋似地震动了起来。墙上贴满了壁报。街上叫着“号外！号外！”空气里荡着紧张的谈话。

“马上就得打到天津！”

“北平也有点儿别扭哩。”

“跟鬼子干一家伙！”

“大乱子就来了！”

“干什么要退兵？”

世界象一根拉得紧紧的橡皮带，稍微碰一下，就得嗒一声断了的。

“迟早总得有这么一手的。”

“咱们民族得找自己的出路！”

学生子又活动了起来：拿着旗子在东单牌楼走着，喊着。街上的人觉得这回的学生子比往日有点不同：这回的事是连自己也有点关系的。

“好家伙！”

“大家干呀！”

有些人在跑来跑去打听消息：

“究竟这儿北平要紧不要紧？”

“说不定。”

“我想搬回南方去。银行里提款还提得出吧？”

他们都轻轻地谈着，仿佛声音一大了点就得给鬼子兵听了去似的。他们呼吸得怪费劲的：空气是早已经凝得象浆糊那么厚了。

“史伯翁，你听见的消息如何？”

“靠不住。走为上策。”

“极是极是。我还去到银行方面听听消息看。”

银行里忙着对付存户提款。拍卖行一天总得到两打人家里去估价那些带不走的笨重的家具。车站里来着电话，来着慌张的脸嘴，要定头二等的卧车铺位。

“好了，都弄停当了。”

于是许多车辆从前门拥出来，停到东车站西车站门口，卸下肚子里的东西：太太，姨太太，铺盖，蜜枣匣子，老爷，小姐，皮箱，少爷，狮子猫，罐头饼干，男女佣人，藤包。

一坐到洗澡堂子似的卧车里，就透过一口气来。

“这放心了。”

“可是天津呢？说不定天津闹了乱子，那可糟糕。”

坐定了的人抽着烟，静静地瞧着别人挤上车。搬运夫给皮箱什么的压得歪着脑袋，吃力地喊着：

“借光，借光！”

搬运夫后面紧跟着那些皮箱什么的主人，焦急地四面瞧着，只要两条脚稍微一停，后面的铺盖就冲到自己的脖子上。

“借光借光！”

“快，快，车要开了！”

谁都找好了自己定的铺位，安静地等着开车，大家就都拔起一双八字脚，踱出卧车那扇小门，在过道里走着。谁也得在这车上遇见个把朋友的。

“史伯翁！”

“喔，刘六先生！”

“请进来坐坐。”

那位留着三四根胡子的所谓史伯翁跨进一扇小门。

“到上海么？”刘六先生一面在个绿色洋铁罐子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给那位史伯翁。

史伯翁点点脑袋，把那支烟卷塞到嘴里，去凑刘六先生手里的火。

“宝眷呢？”刘六先生又问。

那个赶快抽了几口烟，把烟拔出了嘴，让嘴来答话：

“都一同来了。”

这卧车厢里除了刘六先生还有一位四十上下的胖子，一个劲儿微笑着瞧着史伯翁。刘六先生瞧了那胖子一眼，就觉得自己还得做一件事：

“你们二位见过么？……这位是史伯翁，史伯襄先生。这位是……”

“久仰久仰，”那位胖子抢似地说。“史伯翁在北京住了很久吧？”

“甲辰，乙巳……唔，差不多三十年。”

大家忽然给震得一摇，火车就动了起来。

史伯襄老先生抽烟，可是烟熄掉了火。

“大世兄也一同来了么？”刘六先生嘴里问史伯襄老先生，眼向各处找着，象在找那位大世兄。他找到铺位下面，找到地上，又拿手去掏口袋。

“唔，也一同来了。”

刘六先生找到了一盒火柴给史伯襄老先生点火，眼对着

那位胖子：

“史伯翁那位大世兄武功很好。他是……他是……叫做什么派的，有一个派名。是不是少林派？”

那位史伯翁微笑了一下：

“我也弄不清楚那些名目。他是——叫做什么内功吧。”

“现在还天天练么？”

“他爱玩那么一套，我也不大管他。他好象在那里运什么气。胡闹，简直是！”

那位胖子把个肚子挺了起来，大声地告诉史伯翁：武功里面顶了不起的是运气这步功夫。

甘凤池就是运气的，甘凤池！他声音提得很高：他怕火车的响声掩住了他的话。“只要肯用功，没有练不好的。令郎有没有拜师傅？”

史伯襄老先生张一张嘴要答，可是胖子又抢着问了下去：

“令郎台甫是什么？”

“兆昌。不吉之兆的兆。昌……昌……昌是——没有女旁的。”

“让我们见一见好不好？”

那位胖子似乎对这些事怪内行的。史伯襄老先生在那张肿了似的肥脸上盯了一眼，就踱出去到自己卧车间里把他大儿子史兆昌叫了来。

史兆昌比他爸爸高上半个脑袋。大概二十五六岁。眼角

往上翘，象一个戏子。脸红红的。有点胖。胸部挺发达，可是他拚命把胸部吸进，让背驼着。

这年青人对刘六先生和胖子作一个揖，坐到铺位上，背就更驼了。

胖子把眼钉着史兆昌：

“世兄近来练什么功夫？”

“形意拳。”

“练得久了吧。”

“半年，”史兆昌接着刘六先生给他的烟卷。“这倒还不怎么难。老师说的，练功夫全靠天生的有根底，不然，是怎么用功也练不好的。这话挺有道理。”

胖子点头。他又想问内功练得怎样，可是他弄不明白形意拳到底算是外功，还是内功。他瞧瞧窗外：野景在向后面飞去。他自言自语地：

“内功很要紧。”

史兆昌一震：唔，这胖子说不定懂得一手两手！他试探地说：

“我也练着运气的功夫。”

胖子回过脸来，把肚子挺一挺，又大声地说到甘凤池：

“气功练得到甘凤池那样就好了。甘凤池真是了不起的。譬如……譬如……”

他先瞧瞧大家有没有在听他，然后说了一件甘凤池的事。

“甘凤池在雍正皇帝面前，试过本事的，他拿一根丝

线……一根头发……一根……一根丝线……唔，是一根丝线……”

不错，是一根丝线。他说这根丝线有十五丈长。他说甘风池拿着这根丝线，运一运气，他把肚子又挺一挺，他说丝线就竖了起来，象一根笔直的竹竿——十五丈长。

“这还不算，”胖子站起来，打着手势。“在那丝线的顶上面，就是十五丈高的上面，丝线上面，还拿一个五千斤重金元宝上去。吓，这功夫！”

史兆昌拍拍烟灰问：

“五千斤的金元宝？”

“是呀。是雍正皇帝的。然而——”这里忽然胖子改成了心平气和的声气，屁股也坐了下去。“然而还不算什么。后来甘风池叫雍正皇帝所有的力士来，叫他们用力拉那根丝线。就有五百个力士来拉。……”

当然是拉不动。于是那位胖子胜利地微笑起来。

史兆昌长长地吹了口气，一肺的烟向胖子脸上喷了过去。这口烟吹得有几分局力，他就瞧瞧对面那张胖脸——看那张脸给他的烟打得在发疼没有。

可是胖子满不在乎，又挺起肚子说了个运气的故事。……

史伯襄老先生可和刘六先生谈到了时局。

“上海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哩。”

“那不会有什么。”刘六先生放心地说。

史伯襄老先生扔掉了手里的烟屁股，又从绿色洋铁盒子

里掏出一支。他叠着腿子，背靠到壁上，这么把自己坐得很舒服之后，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中国人真是不争气！你看，自从……自从自从……自从这个……”

刘六先生似乎想不到别人一下子会发感慨，他愣了一会儿才知道别人所谈到的题目。

“是呀，”刘六先生瞧了史伯襄老先生一眼，把眼睛移到一个小藤包上面。“这回再那么醉生梦死可就真要亡国了。所谓……所谓……然而……但是象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国不是自己的。”

那个也会心地微笑一下：

“你我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拚命是没有用的。我们还是……倒是……唔，明哲保身。而且……而且……”

突然他儿子兴奋地叫：

“不对不对！”

史伯襄老先生吓了一跳，就“而且”住了。

可是那位胖子很安静地说：

“我当然比你知知道呀。”

唔，他们俩在争论什么。

史兆昌红着脸往下说：

“有剑术的人比普通侠客要厉害得多。吕四娘当然是剑客，是剑仙，她是……假如她是个普通侠客，她可杀不了雍正。她是吐剑杀了雍正的。”

“你记错了，”胖子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咬着，“吕